

# 神奇的张家界莓茶

李文锋

在湖南张家界境内，无论是移植或天然莓茶，统称为张家界莓茶。它是一种纯自然野生保健茶，被植物学家称之为“茶”世界的一次大革命。

神奇的张家界地貌孕育了神奇的张家界莓茶。张家界莓茶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湖南气候好产品，属于第四世纪冰川灭绝性扫荡的遗存者。在“高海拔、低纬度”的奇山异水间，四季分明的中亚热带山原型季风性湿润气候，以及石英砂岩风化的棕色砂质土壤，富含含水，滤水透气，负氧离子丰富，清洁无污染，尤其高山峡谷回旋的小气候，冷热交替，昼夜温差大，有效保存了生物多样性与植物群落完整性，为张家界莓茶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环境。

张家界莓茶落地生根，掉籽发芽。野兽家畜不吃，病毒蚊虫不沾。野生的生机蓬勃，移植的自然天成。这简直就是北纬30度的魔性地带，给张家界馈赠的一份定情之物，为人类绝唱的一首生命之歌。

珍稀“莓”丽的地标产品，所蕴含的特定历史信息、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民族文化，成为自带流量、引爆美誉的张家界莓茶文化软实力，是开拓国际市场的一把金钥匙。

张家界莓茶问世以来，蜚声茶坛，远销海内外。在精准扶贫、乡村振兴的进程中被誉为富民的“金枝”产业。其主产区在张家界市永定区，主源罗塔坪乡，支流已蔓延到青安坪乡、温塘镇、三家馆乡、罗水乡、教子垭镇、尹家溪镇等多地域。在“一区一特”产业的科学统筹中，张家界莓茶以其名、优独占鳌头，频频亮相全国各类茶博会，已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，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认证，金奖产品等诸多荣誉。该区莓茶产业“三产”融合发展，产值达百亿元人民币以上。“人不负青山，青山定不负人”。张家界莓茶为一方百姓带来巨大财富。大自然的诗意表达，生命的幸福感觉，全靠诗人点燃、呈现。我想，所有莓茶追梦人，都是这样的诗人。

张家界莓茶又称土家神草。一个“神”字表达了此茶与一个民族的互存关系。莓茶在民间最早以药草流传，在土家族的历史上属于“土司贡茶”。莓茶更早见神农尝百草时期，古称“古藤茶”。若溯源到距今2500多年的《诗经》中，“诗韵茶香”的“古茶勾藤”，普遍说是原产于武陵山脉张家界一带。其药用价值记于《救荒本草》《土家族医药学》等中医药药典、专著。民间传说，1385年永定覃皇王，幸得“古藤茶”以解军营就医疗伤之困。1561年，44岁的李时珍闻之，三入永定卫寻之未果，遂成《本草纲目》遗珠之憾。1878年，陈子贡献“古藤茶”于光绪帝，助帝治愈一场大病，帝为“古藤茶”赐名“天子神茶”。后又降为“土家神草”，官民同享。

茶药一体，天人合一，功效奇特，便是张家界土家苗寨把莓茶奉若神明的重要原因。山中百姓，一日不离。有病即喝，喝之病除。无病也喝，解渴消暑。随着改土归流，土家苗寨山门打开，山外的诸多名流雅士也慕名前来采购莓茶，多为医治咽喉病疼、肺病咳嗽等恶疾。

张家界莓茶跻身茶中新品类、新宠儿，时间不长。1993年到1995年，相关专家学者在湖南考察原始次生林与搜集植物标本时，才肯定茶饮妙用。尔后，才认定为新食品原料。这与1979年发现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风景明珠张家界是一个道理。一个晚识的东西，要么它太平凡，像空气一样被人忽略；要么就太珍贵，藏得很深，无缘相见。这两者情形在张家界莓茶上似乎都有印证。

张家界莓茶属于小叶种显齿蛇葡萄植物。木质藤本，全体无毛。人工栽培的，形似藤条，高矮一般齐成人腰际。灰粗梗，小薄叶，枝条从下往上越长越细，最后细成分叉游丝，如发如须。可谓，春来入山赏莓茶，千丝万绿含紫霞。慈母老根叶如婴，层层绿韵连天涯。犹喜青绿细柔滑，奇观龙须满山爬。金黄绿花自然香，驱蚊逐虫凝芳华。

茶农采回“龙须”原料，匠心精制，见“火”结霜，其茶条由紫金绿变成纯银白，似白云犹皎月，白亮醒目。这种茶色之奇变，仿佛少年倏忽白了头，亦如天使裹紧素衣。手不忍摸上去，怕染了尘，脏了茶。

察白鉴纯，品茶定级。有的叫“雾白”，月色“白霜”莓；有的叫“自然雪毫”，天然“云尖”莓。这“云尖”更甚“雪毫”，是精品中的极品。其原料采自“天须”中段，只取“紫金丝”部分，芽豪极细，百花香浸入茶。若用张家界山泉冲泡，芽色茶汤更是无可挑剔，阴阳合和，口感极佳。

“甘甜轮回”，滋味，入体神清气爽，便是莓茶独特的韵味。每次泡茶时，我都要于手心展开一小撮白色银条，闻上去有一股自然的清香，像太阳晒过的青草香，仿佛混有兰香，又暗含了一种初熟的蔗香。莓茶无须洗涤，直接冲泡，芽条翻滚，美不胜收。其茶的营养物也于第一泡中，大半析出。细细品尝，特有的莓茶味道，就会满嘴荡漾。

茶汤初入口，微苦清香轻触舌尖，回甘不会马上出现。只要多喝几口，味蕾打开，干燥的舌苔逐渐温润柔滑起来。这时，佐以一口凉白开水，回甘的劲道就会直接在舌苔上迸发。凉白开水如变幻的“蜂蜜水”，直抵咽喉。少顷，甘甜从喉咙深处回升到口腔里。再慢品细探，回甘仿佛来自腹部深处，再次嬉戏味蕾，久久萦绕在舌头、齿颊、口腔之间，饱满而绵长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随着茶水的续添，这种甘甜的轮回，越来越缥缈，又越来越务实。初苦之味渐渐淡去，舌尖上的“回甘”味，就有苦丁茶的回旋感，但比之更甘甜；又有滇红香气的刺激性，但比之更温柔；或有太平猴魁的甘香如兰，但比之更悠长。每至此，我就会静下心来，品味莓茶的至味妙境。

在识得莓茶之后，我有了喝莓茶的习惯。无论是喝茶论道，还是品茶悟禅，我深刻地领悟到“苦后回甘”便是人生旅途的妙譬醒言。

莓茶与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，顶顶重要的是它神奇的保健功效。严格地说，莓茶不属于《茶经》中的“色”茶系列，而是《药典》中的“药”茶系列。莓茶之性，既有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，又有敦厚俭让的贤淑之情，所以它能从药用之窄门汇入到更广阔的茶饮之天地，成为一款不可或缺的新茶品。

珍稀的张家界莓茶，富含黄酮及独特的二氢杨梅素，富含多种氨基酸和硒、钾、钙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，富含粗蛋蛋白质。其中，二氢杨梅素是莓茶富含的一种特殊黄酮，含量极高，世所罕见。二氢杨梅素，是莓茶的精华元素，是莓茶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，也是揭开莓茶神奇之谜的密钥。我国科学家于1966年首次从莓茶的茎叶中分离提取二氢杨梅素，其形为白色针状结晶，抗疲劳能力强，是人体的加油器与发动机。而硒，则被国内外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尊称为“生命的火种”。

莓茶总黄酮含量之高，碾压蜂胶，被称为“黄酮之王”。黄酮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都很高，它像一道闪电照亮了人类生命的黑暗。莓茶的“白霜”之谜，也缘于此。因其加工过程中细胞破碎，细胞中所含的黄酮活性成分渗透至表面而形成一层“白霜”。这种闻名天下的天然植物白霜，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清除心血管中垃圾和自由基的功效。被医学界誉为“血管清道夫”“咽喉守护神”，堪称“抗癌勇士”“三高”克星，享有“心脏保姆”“天然解毒剂”等美誉。

张家界莓茶融入百姓之家，走进大雅之堂，已成茶饮新时尚、新趋势。喝莓茶不影响睡眠，隔夜茶不馊。送服中西药不但不解药性，还可起药引之效。冲泡方便，老少皆宜。可单饮，亦可混饮。饮之无忌，作用无副，皆大欢喜。

站在巍峨的龙峰山顶，向西南方向俯瞰，即是慈利县城。城中间，澧水河穿流而过，到了城下游，澧水河一分为二，再至官潭湾上面一点合拢，之间便形成了一个“大洲”，形似琵琶，当地人叫它“琵琶洲”。在“琵琶洲”尾，有一处近些年才开发的农业文化生态园，那便是花海。

走进花海大门，里面已有不少游客在花海里游玩，尤以女性为多，她们穿着艳丽的服饰，打扮得好看得“体”，或三五成群，或独自安静地前行；还有不少年轻的妈妈，牵着小孩，对着路旁的花草树木指指点点，在认真地告诉孩子些什么；在紫藤长廊，一群着浅蓝色校服的中学生正嬉戏打闹着向前蜂拥而去。此刻，花海既宁静又热闹。

右侧游道边，是一排用竹子片扎成的“栅栏”，里面是并列的塑料大棚，一直延伸到尽头，大棚有十三四个，规模还真不小。往前走一段，是一扇用两根木柱子撑起的门，上面是稻草盖的屋顶，顶下面有块横着的木匾，上面写着“花海草甸”。

掀开遮挡的门，弯腰钻进大棚，

里面的草莓长势旺盛，每兜周围都挂满了红彤彤的草莓果儿，绿油油的草莓叶，在草莓果子和花儿的映衬下，显得格外醒目。大棚里已有人在采摘，她们蹲在草莓垄边，一手提着“小竹篮”，一手认真地采摘果子。草莓红红的果儿特别新鲜好看，空气中，只觉一股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儿弥漫开来。瞧，每个采摘的人儿脸上都露着甜蜜的笑容，写满了快乐和幸福。

花海深处，地下到处是新长出的“青草儿”，草儿中间开满了各种颜色的花儿。妻说，那是“诸葛菜”、那是“荠菜花”、那是“萝卜花”……她还说“荠菜花”和鸡蛋一起煮着吃，可以祛风湿。其中有一大片蓝色的小花儿特别吸引我。我慢慢靠近它，仔细打量起来。这些花儿个子很矮，花朵很小，有四片蓝白相间对称的花瓣，花瓣中间有两片小花蕊；它的叶很独特，椭圆形，一片一片的绿叶又组成了一朵一朵的“花”。

# 花海探春

汪珍玺

形，花从这花形的叶中间伸展出来，越发增添了它的魅力。

眼见着这么奇特花儿，不知道名字。妻说用手机里的拍照识花功能也许能知道，于是立即试用。一会儿，妻子手机屏幕上出现了同样的花儿图画，一看字，这花儿居然还有一个特别洋气的名字——“阿拉伯婆婆纳”。

环顾四周，成片的樱花树顷刻映入眼帘。樱花树还没开花，远看光秃秃的，但近看，枝条上都已长满了小小的花蕾，隔不多久，应该就要全部茂密地盛开了。美人梅早熟，早已开得繁花满树。美人梅树不多，散落在林子里，正好起到点缀的作用。美人梅通体粉红，树干、每根枝条上都布满了花朵，有的单独开在一边，有的几朵挨在一起，每一朵花都竞相绽放着。也许是美人梅的花香诱人，引了不少蜜蜂来采蜜。

还有一种碧桃，火红火红的，颜



春暖花开 苗青 摄

# 清明辞

刘晓平

去打壶清泉

我已记不清爷爷去世的年份  
他用过的拐杖遗失在山野  
已长成高高的枣树  
孩子们离乡久了  
就成了一曲《红枣树》

年复一年，快到清明了  
爷爷又出现在我的梦中  
他仿佛从遥远的他乡归来  
迈进家门还是那句话  
爷爷渴了，去打壶清泉  
您就那么站着，没有停歇  
叽咕叽咕地喝完了

不死的父亲

父亲去世几个年头了  
但他仿佛是不死的  
在我的睡梦里，他依然  
和我们劳作在一起，歇息在一起  
还总是试试给我的担子  
要我担子重了可以分开挑  
还总是尝尝酒的浓度  
教我人在江湖不要醉了

走在爬山越岭的路上  
还总是走在最前头  
一棵大树倒下，您大声：躲开  
跑上去一肩撑着  
从一阵惊慌中醒来  
只见您床头墙上微笑的画像

# 板栗山

张建湘

地。据说，板栗山原名板栗山。传说在古代旧时，有向王天子部落与官兵在山坡下的百丈峡开战，居住于高坡上的山民在坡上观战。战时一长，山民们难得站，就从家里搬来板凳坐着观战。金戈铁马，烽火狼烟，这战事似乎是胶着了一段时间，村民们懒得将板凳搬来搬去，遂将凳子留在山坡上，第二天接着坐在坡上观战。一来二去的，临百丈峡这边的山坡上，落满了板凳。这可不是谁杜撰的，因为有民间学者曾建议将板栗山更名为“观战山”。可能是“观战山”的名字有点差强人意，毕竟历史长河中太平盛世才是人们的祈愿，谁也不希望总有战“可观”，倒不如“板栗山”这么柴火油盐的来得日常。一个地方，无论大小，有历史，有传说故事，这地方便显得有了底气，有了分量，有了不一般的气韵。也许是时过境迁，也许是山坡上长了诸多的板栗树，板栗山遂叫成了板栗山。这倒也名符其实了。

上次来板栗山是个雨后初晴的日子，站在山坡上远眺，周围的山林与对面的百丈峡，云蒸霞蔚，白云飞度，悬崖峭壁如云海中的岛屿，时隐时现，宛如仙境。近身处山泉流淌，湿雾濡衣，野花吐芳，让人顿觉心境开阔，朗朗无尘。居住在山下城里的居民习惯于每年的阳春三月上板栗山采野蒿，做蒿叶粑粑。女人们，男人们，还有老婆婆带着孙子们，一伙一伙地上板栗山。早上去，晚上下山，背篓里背着刚做好的散发着蒿叶清香的蒿子粑粑，有的还边走边吃，过日子的味道在山坡上随风飘荡。本来，蒿叶粑粑哪里都可以做，但山下的人习惯了在春社日前后这段时间上板栗山，就是想在山坡野地里亲手采蒿

菜，再到山上居民家里煮糯米饭，借村民的器具打成粑粑。想要的就是那种气氛，这也是一种文化坚守吧。

板栗山的板栗树多，树龄老少不一。有的躯干苍劲瘦硬，一副阅历深厚的模样，有的新枝初发，生机勃勃，自带前程无量的英气。春天开花，秋天结果，冬天落叶，与大自然一道欣然轮回。这一棵棵的板栗树，山风吹过，春雨淋过，阳光抚摸过，鸟儿在上面筑巢，不知名的野花种子随风飘落在树上，板栗树就给花儿们一个家，让美丽的野花野草有个安身之处。这板栗树像极了大地，像极了它们生长的板栗山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在遵循着自然法则。早晨的阳光下，我看到一位老者立在一棵老板栗树下，恍惚一眼，我以为是一棵半截老树桩。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这个山下来的闯入者。我主动上前与老者搭话，老者告诉我，他今年九十三岁了，一生都生活在板栗山，就像他身旁那棵老板栗树，一旦将根扎进这块土地上，生命自始至终都没挪动过了。我想象着老者的双足就是深入泥土的树根，他的身体像一棵树，长长的岁月里原地不动地承接大自然的阳光雨露，也经历着所有的雪雨风霜。他身板挺直，步态稳健。他所站之处在一个小陡坡上，看他要动身，我想上去扶他一把，却见他稳当地上坡下坡，顺溜地转身离开，往自己家里走去。小山路的前方有两只狗子蹲在那里等着他。狗子的身后是老者居住的木板屋。我久久地望着老者的背影、狗子，以及黑褐色的木板屋，像品读了一幅画。

是的，能赋予土地灵魂的永远是人。板栗山也不例外。早春的阳光

下，山坡上大片的田垌里有一群人在劳作，他们砍伐着灌木、荆棘、茅草，将杂乱无章的植物堆放在田垌里烧掉，将草木灰留在田垌里，是最好的肥料。田垌里飘动着灰白的烟雾，灌木燃烧时散发出的微香、微甜的气息随风在板栗山飘摇。这便是人间烟火。这片田垌正处于板栗山的黄金地段，面向东方的向阳坡，有一百余亩，本已荒废多年，灌木杂草丛生。山下村子里有一个名叫邓克云的土家男儿，不忍大片土地被灌木杂草占据，要在这高山坡上种粮食。民以食为天，特别是对一个土生土长的武陵源人来说，土地与粮食是生命中不变的重要主题。越过祖父与父亲那背负青天躬身劳作的背影，邓克云看到了大地上金光璀璨的稻谷。他要在板栗山种植高山旱稻！他的这个想法，得到了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与相关企业的高山旱稻种植技术指导，地方政府也大力支持。正值早春季节，这个要在板栗山种植高山旱稻的土家汉子，从早到晚忙碌于田垌里，满脑子都是金灿灿的稻谷。他的祖父与父亲都只能在山下极为有限的水田里种稻谷，如今他却要种稻谷于高山上坡：他要将板栗山变成真正意义上的金山，要赋予古老寂静的板栗山全新的意义。

此刻，早春的板栗山上那大片的田垌里，弯腰耕作的身影、袅袅的轻烟，以及远处林下与近处田垌旁散落的农舍、飞过天空的鸟影，将板栗山定格成了一幅空灵而静谧的国画。我相信，到了秋天，这里必将铺满金色的稻谷。那是一位土家男儿的梦想，也将是这块古老的大地上色彩浓艳的板栗山之梦。